



聖道合語

下

840
止





聖道合語下編

信濃 冢田虎學

異端第十一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猶攻木攻金之攻也。書曰。允不攻于允。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皆訓治也。異之言與同相反。不異則同也。不同則異也。端猶緒也。方言曰。緒。秦楚或曰端。一端二端四端亦猶緒也。然則凡與我道不同其緒者。此之曰異端也。孔子又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此與今相發之語也。

蓋士農工商各有其道。而農與農同道，工與工同道，商與商同道，商與農工異端，工與商農異端，農與工商異端。而農工商賈中亦且有同異焉。木工與木工同焉，與金石之工異也。金工與金工同焉，與木石之工異也。石工與石工同焉，與金木之工異也。其他異同咸如是矣。故士君子與士君子同道，而與農工商賈異端也。而士君子之中亦且有同異焉。苟從聖人之訓而同其志者，斯其道同者也。若違聖人之訓而異其志者，斯其端異者也。若夫農忽於稼穡而治販

鬻之事，商怠於販鬻而治稼穡之事，工惰於斲削而治農商之事，又且木工而攻金，金工而攻木，則是不專一於己業，以害於其事故。又誠之以道不同，不相爲謀也。是故管子勿使四民雜處，士農工商各令道同者，羣萃而州處，以習慣於其事，則不見異物而遷焉。然則士君子之道，非農工商賈可得而謀焉。農工商賈之道，非士君子可得而謀焉。而爲士君子者，或忽怠於政治之道，而將攻農工商賈及衆技之異端，斯皆害於我道也。已書曰：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唯君子欲專一於其道。故夙夜慮之。爲之用心堅固也。故孔子曰。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又曰。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是以樊遲請學稼圃。則彈以爲小人也。夫推欲專一於其道之心。則復其思謀之。亦不出其職位也。故曰。不在其位。則不謀其政。又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而後世爲士君子者。不專一於政治之道。或將攻農工巫醫。及曲藝遊技之事。而害於其職位者。蓋不亦鮮矣。

孟子有言曰。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此雖遊技之小數也。不專一於其技。則不能得之。況於君子之大道乎。傷欲攻乎異端。而能無害焉。邪。荀子亦有言曰。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螭蛇無足而飛。鼯鼠五技而窮。亦謂其用心之可一也。而說者多失異端之解。或與善道相對。以爲奇異之道。或以爲如諸子百家。揚墨佛老。此從後世謂之。則如諸子百家。揚墨佛老。亦皆與我道不同。其緒乃可謂之異端矣。然孔子之時。未有若異端也。且至乎

老子之教寧可以爲異端比之揚墨佛子乎孔子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而及其論禮則曰聞之老聃以徵之者傳記所載焉不亦多矣乎然則比之揚墨佛子者我知其不可也而後人徒取虛無恬澹以爲老子之道也無乃誤老子之意乎如彼大道廢而仁義起之言則孔子亦謂之曰昔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記焉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今大道旣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

此家語及戴記所載焉其具文應卽見焉今不遑論之又或以爲古之方語而謂不用力於本而治末之意亦其臆說而已或曰謂人之懷異心者此其牽強不容辯也齊君魯君及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答之不同子貢問之曰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在異端乎孔子辯其所以異曰政之所欲豈同乎哉此亦同異相照以謂異其端也而或以此異端爲多端之謂也豈有謂多爲異者乎韓詩外傳曰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此異端與

殊類相對亦應以見焉。道不同不相為謀之語固與今之攻乎異端其義相發而自明白也。而說者未思其相發焉。至乎道不同之語亦皆作不通之解矣。其辯具於余論語註及群疑考。

丹商第十二

堯舜之世生民之屬莫不從服。皆化其德而丹朱商均生為其子而獨不能化焉。說者或疑之。荀子論朱與象曰。朱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矣。堯舜者天下之英也。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時之瑣也。今

世俗之為說者不怪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以余思之。荀卿之論未可以為得焉。蓋所謂堯舜之德所以為化生民者。以為將使生民之屬皆堯舜乎。是則不可然也。然則所謂以為化焉者。非使愚必智。使不肖必賢之謂也。只邪化為正。汙化為廉。不善化為善之謂也。而汙邪之人雖化以為正。廉然未可謂之智者也。不善之人雖化以為善。然未可謂之賢者也。智愚賢不肖其氣質而爾。氣質則雖聖人也。未以為易化也。故堯舜之德所以為化生民者。非乃使生

民之屬能化其氣質也。雖禹臯陶稷契也，亦各才質之所異，乃不可皆爲堯舜也。如七十子從服于孔子，亦未能化其才質，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可_レ以見焉。而丹朱之於堯，商均之於舜，寔上古而無明徵也。則不能知其有所化否矣。孟子曰：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此雖曰之不肖，然未可以爲凶惡也。不肖之言，其德不似父祖之稱也。已且比之於舜禹，則猶以爲不肖。若比之於凡人，則未可以爲不肖也。而後世學者，妄以丹朱商均爲凶惡之人，斯何以知

之乎。書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如是乃自舜禹視之，以謂之也。爾舜之濟，哲文明，溫恭允塞，而厥刑于二女。禹之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而娶于塗山，以度土功。以此視丹朱，則雖以曰慢遊傲虐，朋淫也。若自凡人視之，乃所謂慢遊傲虐，朋淫亦當非如他人之所爲也。管子曰：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故曰：若覺臥，若晦明，若教之在堯也。所謂教者，謂丹朱也。房玄齡註曰：教在堯時，雖凡下材，但以

聖人在上賢人在下位動而履規矩常自禮法竟以
改邪爲明故賓虞朝讓德羣后然則管仲之時其所
傳猶此矣丹朱亦能爲德所化也虞書曰虞賓在位
羣后德讓此言丹朱在舜之朝而能處賓位與諸侯
助祭以德推讓明矣其爲德所化也而周語曰昔昭
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如此內史過
之言乃不經之甚最不可信也余故謂荀卿泥堯舜
不能教化之說以爲朱象之罪而謂之嵬瑣者亦未
可以爲得焉又楚語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

觀湯有大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
姦子如此士亶之言亦對五王之德雖以謂之姦子
然丹朱既有所化焉大甲亦克終允德至乎管蔡亦
其初不可必爲不善人也若其初必爲不善人也則
周公不當使之監于殷也斯以其初非敢不善而使
之監于殷則其叛周者斯必爲祿父所惑也然則雖
舜之子也當亦知有爲德所化也何以知之書曰負
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此其父瞽
瞍之頑猶爲其至德所化則亦終信順之況於其子

乎以是觀之堯舜之子其質雖不肖也猶能爲德所
化矣則皆不爲凶惡之人也雖乃不爲凶惡之人也
然其質固不可亦爲聖賢也則比之於舜禹其質性
相去遠矣是以堯禪諸舜舜禪諸禹而其子皆不得
繼而已如王充曰丹朱傲商均虐並失帝統歷世爲
戒者皆論之不足也又且雖唐虞之世也爲天子者
親撫其子於膝下而教育之者乃不可有之也將必
有師保在焉而謂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則當見鮮
其人焉是以堯舜之德可能化不肖之子亦止不使

之爲凶惡而已其又有師保在焉而以砥礪之以鹽
梅之乃使愚能智使不肖能賢亦將庶幾焉哉而唐
虞之時既有典樂司徒之在焉然是未專任於師保
之職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然是皆政治之
官也已未見更立三公也從夏商以來乃先選三公
之任以此能教育其爲君也則伊尹之於太甲周召
之於成王皆能使之爲明君也若夫無伊尹周召以
師保之則湯亦不能自教育大甲乎武王亦不能自
教育成王乎以是謂之堯舜之德雖能化不肖之子

然不能使之賢明者乃不亦宜矣乎然則後世為人主者不可不必以選師保為先務也

三仁第十三

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此以孔子曰別之則首言非孔子之言是纂輯者將記此三仁之語而先示所謂三仁者為此三子而并錄其行迹也爾而說者就此之行迹直欲解三仁之所以為仁然皆固失仁之為物則亦各其臆說也已何氏曰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

以其俱在憂亂寧民此解不通也聖人所謂仁者愛人者苟有憎於人則不可得行仁也故曰仁者愛人耳斯非謂愛人即仁也論語所載錄顏淵仲弓以下問仁者衆焉然孔子之對各因其人而異其方未必以愛為仁唯對樊遲以愛人耳且如三子之行何處見愛人之事其意則在憂亂寧民然未成寧民之功去之為之奴如何寧民之事哉朱氏曰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近世或曰三子皆忠君憂國不為

身嫌故皆謂之仁至誠而不偽至正而不偏皆自慈
愛惻怛之心而發此亦不異於朱氏皆是聖教之所
無焉而以仁爲愛之理心之德斯固朱氏之家學不
夏容其論焉又如以其忠君憂國爲仁則何唯殷之
三仁而已乎如今尹子文之爲焉聖人謂之以爲忠
矣然未以爲仁也他或有問諸賢之仁否聖人未見
其功而許其仁者則無焉矣凡聖人目以爲仁未嘗
有取於慈愛惻怛之心者苟取於其心以爲之仁
乃召忽之死于子糾可謂出於惻怛之心矣管仲不

死而相桓公乃可謂失於惻怛也而孔子謂管仲之
功以爲如仁謂召忽之死以爲匹夫之諒何也若以
慈愛惻怛爲仁宜莫如子產焉孔子曰子產猶衆人
之母又曰古之遺愛也又曰惠人也又曰於民爲惠
主然猶曰愛而不能教也則或以爲不仁也傳曰人
謂子產不仁然則取於慈愛惻怛以論仁者無乃齟
差於聖教乎或曰比干之死必在微子去箕子爲奴
之後也其所諫必在用微子箕子之言而先是微子
箕子亦必告紂以保宗社安天下之事耳夫有安天

下之心。而又有安天下之功。謂之仁。有安天下之心。而無安天下之功。不得謂之仁。有安天下之功。而無安天下之心。莫有此事焉。如三子者。有安天下之心。而無安天下之功。雖無安天下之功。然使紂從其言。則亦足以安天下。故謂之仁。此亦窮於其解。而設如斯無根之說也。假令三子與有安天下之心。以諫爭之。然紂果不從其言。則終無安天下之功者也。若夫雖無安天下之功。使紂從其言。則足以安天下。豈唯殷之三子也乎。歷世以治安之事。諫其君者。不可枚

舉焉。皆是使其君從其言。則亦各足以安其國家也。雖足以安其國家之言也。其君終不聽用。而無其功者。寧可舉稱之仁也哉。如泄治之於衛。侯鮑牽之於齊。君雖以諫殺身。聖人之所以不取焉。及乎如子魚與子胥。雖乃曰之忠直也。未曾曰之仁也。只是何氏以下。各固失仁之爲物。則皆其臆說而已。今將知三仁之所以爲仁也。宜原書傳以替之也。商書微子篇。箕子比干。謂微子曰。商今其有災。我與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

出我乃顛隳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此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而箕子大師比干孤卿皆宗室大臣其義不可以去焉故言商今有災滅我起受其敗亡商如其滅亡我寧死于社稷而無所爲他之臣僕也又微子王子紂之庶兄其義不可與紂亡而絕世系可去以存宗祀也故言王子今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顛墜無祭主也惟各自靖安於其義之所當然或去或不去人人自以身獻於先王之宗廟社稷也凡所謂仁者蓄義以豐功者也今三子相謀而

去與不去焉皆蓄義以豐功於宗社者也夫箕子比干能使微子去焉故能爲三恪於周而永世不墜其宗祀矣豈亦不三子之功乎故稱之曰三仁也微子之命曰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此微子雖受之命可謂實三子之功也矣又武成曰釋箕子囚封比干墓此箕子爲囚奴者蓋亦以諫見罪而已而漢魏之說或謂箕子見比干諫而死佯狂而去者經傳所不見焉必是好事者爲之也泰誓曰囚奴正士孔

傳曰箕子正諫而以為囚奴亦可以見焉而箕子又能為武王陳洪範史記載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也蓋箕子既言我罔為臣僕故武王亦遂其志也孔子又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以此等經傳觀之三子之行迹咸與義周旋而獻身於宗廟社稷也凡聖人所謂仁者皆以義為規矩也而後儒多不審於經術乃不問其義如何苟附會於己之所見則其目巧而已後世士君子事君者將臨大節而或死或生或去或不去皆準乎殷之三仁而當以義之所在焉耳

泰伯第十四

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周大王長子也次子仲雍次子季歷蓋大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彊而季歷賢又生文王昌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焉大王遂欲立季歷以傳位昌而未有命大王疾太伯因與仲雍適吳越採藥大王歿而不返於是季歷立

傳國至文王太伯遂有民衆而君于吳也而此泰伯
之三讓古今爲說者各不得其義或曰泰伯以天下
三讓王季其讓隱也或曰三讓謂固遜也其遜隱微
無迹可見也或曰三讓終遜也此等說皆不可取焉
明言曰三以天下讓豈可無三之數乎曰三省我身
季文子三思南容三復白圭禮之三辭三讓三獻皆
實有其數未見謂固終爲三者也且諸侯長子去其
國位而其季立斯遜讓之顯著者也何以爲隱微焉
皆是不得至德之所以爲至德也又或曰大王歿而

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
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是何言與是何言
與說之不通耶已爲長子而不主父喪赴之而不奔
父喪身生于中夏而爲蠻俗可謂咸非禮非義也讓
者爲禮之實故曰禮讓寧稱非禮以爲讓哉且傳曰
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爲飾
然則斷髮文身固非太伯之所爲也仲雍效吳俗權
時制宜所以辟災害也而近世或取此說者何也或
曰大王病託采藥出生事之不以禮一讓也大王薨

取之合言
十四
而不反使季歷主喪死葬之不以禮二讓也斷髮文
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祀祭之不以禮三讓也此
又甚於前說矣不事生不主喪不與祭可謂不孝之
至矣當仁不讓師豈以事父之道讓弟乎後儒之孟
浪一何至于茲矣乎或曰太伯三讓之所為季歷文
武三人而王道成是三以天下讓也此說亦不通矣
既讓季歷則是當傳文主者其勢然也斯不可更以
為一讓也且當時武王未生其讓豈蒙未生者乎若
謂三人而王道成則是三人而一讓天下也何得分

以為三焉是以謂之泰伯之三讓古今為說者各不
得其義也皆是不思至德之所以為至德也今因以
按之凡聖言稱至德者必不缺父子兄弟君臣之道
而能盡得之者也孝經至德要道大學至善表記至
道皆是孝弟之稱也已能孝能友能忠推以達之天
下乃所謂至德也先王之所以為明德者亦惟以此
也假令有一益於天下之事苟不孝不友者不得稱
以為至德也所謂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亦其三分
天下有其二文武承繼以服事殷則是不缺父子君

臣之道故、而爾說者或以周之至德唯繫文王非也。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豈外武王乎。其解伊藤氏得之故舍父子兄弟君臣之道雖乃有美德焉未得稱以爲至矣。而今泰伯之所以可謂至德者謂其三以天下讓也。然則所謂三讓將必有稱至者在焉。因要發一意以作之解書曰大王肇基王迹詩曰實惟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此乃大王始割商者明白也矣。傳曰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又晉士蔿勸太子申生可逃國曰爲吳太伯不

亦可乎此乃太伯不從父太王之志逃而適吳越者亦明白也矣。由此觀之是時雖商道寢衰也然未及乎紂之昏亂天下猶商之天下也故泰伯之意不忍敢從父之志也其苟從父之志而割絕商則泰伯當有天下也而不爲之是以天下讓殷君一讓也然又不敢爭止父之志亦不敢助商而身逃於荊蠻若泰伯強爭止之乃大王不得翦商太伯逃之是以大王得遂其志是以天下讓父二讓也父歿而不返遜國位季歷使之繼父之志焉故王季能勤王家是以天

下讓弟三讓也是時雖天下未周之天下而泰伯若
 潤色於大王之志迺天下豈殷之天下哉而不自欲
 之則使欲者繼之此讓實繫一天下者也斯忠以讓
 君孝以讓父友以讓弟兼得君臣父子兄弟之道而
 終有益於天下故以此三讓稱以為至德不亦宜乎
 然猶或將謂不養父疾不奔共喪無乃不孝乎曰此
 聖人所謂知權命者與若將從父之命則自敵乎殷
 斯不快于意雖然不從父之命而強逆其志亦不快
 于意將從之也則不忍翦殷矣將不從也則父志不

可止矣是故身遙去焉逃此二不快而遂其二義此
 所謂知權命者與而其之荊蠻以讓國位季歷乃民
 具所與知焉然是其讓實以天下讓君父與弟者而
 所以為至德乃民無得而稱焉故孔子謂其三以天
 下讓以發其為至德而已

夷齊第十五

子貢問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
 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孔子又曰伯夷叔
 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

伯夷叔齊之行也。又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又曰。以仁者爲必信也。伯夷叔齊不餓死于首陽。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又以爲逸民。史記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今日夷齊之事。司馬遷之所傳。雖乃如此也。然經傳無所見焉。則其出處不詳也。但以孔子之數言而參考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則其爲人也能避惡俗者也。然又不克。不忌。不念。舊怨。不念。舊惡。則其所避之惡俗。若有改之。乃不敢念其舊。能接之者也。又稱求仁而得仁。則其餓死于首陽。蓋亦殺身以成仁者也。又謂之逸民。則二子終不得其位者也。此則於孔子之言。應知者也。已而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又曰。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又屢稱伯夷惡惡之事。且以爲聖人也。此以孔子之數言見之。夷齊二子。其行全同。而每並稱之也。而孟子不取叔齊。而唯稱伯夷者。何也。至其以爲聖人也。則孔

舊怨。不念。舊惡。則其所避之惡俗。若有改之。乃不敢念其舊。能接之者也。又稱求仁而得仁。則其餓死于首陽。蓋亦殺身以成仁者也。又謂之逸民。則二子終不得其位者也。此則於孔子之言。應知者也。已而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又曰。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又屢稱伯夷惡惡之事。且以爲聖人也。此以孔子之數言見之。夷齊二子。其行全同。而每並稱之也。而孟子不取叔齊。而唯稱伯夷者。何也。至其以爲聖人也。則孔

子曰之賢人也亦以謂逸民乃其稱之不當也且孟子每並稱伯夷太公以謂與辟紂居海濱而歸文王然太公之於文王也則經傳所載焉事迹昭然而六韜所謂文王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勞而問之乃載與歸立為師今六韜之書雖學者不信用之亦是古來相傳之說而爾如其曰居東海之濱乃無他所見焉因是察之曰伯夷居北海之濱亦違於孔子之夷齊並稱焉則未可信也而後世說者於夷齊之事多依孟子為斷者我未知其是也然則其所以

餓死于首陽且求仁而得仁者其義如何曰此其詳不可得而知也孔安國則謂讓國遠去終餓死于首陽司馬遷則謂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孰是而孰非然司馬遷非聖門之流其作史記三代以上之事乃雜記傳會之妄說者不亦鮮也孔安國則聖人之子孫而其註論語今存於何晏集解者唯安國之說鮮可疑者矣然則學孔子者宜舍司馬遷而取孔安國也其非唯然而已夷齊實辟商之惡而歸周之德

乃何爲諫武王之伐焉。若以商周革命爲非也，則固不可辟商，亦不可歸周也。書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詩曰：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孔子曰：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此伐商之事，非一朝之故也。胚胎于太王發泄于武王，夷齊而不知之乎。何爲遽諫武王且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周既受命，則首陽是誰之土也。此非蠻夷之地，是中夏之山也乎。子貢曰：非其

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故孔子道不行，則欲乘桴浮于海，又欲居于九夷。夷齊之廉寧不食其粟而處其土乎。以是觀之，彼諫伐之說，斯必司馬遷之妄也已。而至其謂兄弟遜國，斯於義可有之，則非當疑之事也。且子貢因衛君父子爭國，問二子之爲人，欲以覘孔子之意，則其有讓國之事，自應知也。然則孔安國曰：讓國遠去，終餓死于首陽，蓋是孔門相傳之說也。而孔門之教以讓爲貴，如泰伯三讓是也。故孔子之數言，以其兄弟相讓而行迹不異焉。每

夷齊竝稱也。又且謂夷齊之事則屢曰怨者何也。蓋聖賢之道志在治民而已。故必當處于世爲經濟之用也。而其不處于世或隱于深山荒野者以凡人視之乃似有怨乎世者矣。然君子知命是故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又曰不怨天不尤人易曰不見是而無悶而夷齊之行雖兄弟以讓而去也。然於治民之功也若乃無其顯然焉。終餓死于首陽之下斯自凡人視之則以爲深怨乎世者也。而二子之心曾不以此爲怨反以爲求仁而得仁者斯凡人之

所以不知而唯孔子之所知焉。猶泰伯之三讓民無得而稱焉。唯孔子謂其爲至德也。然則其所以爲求仁而得仁者何也。曰二子之操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避不善者斯其求仁也。孔子曰惡不仁者其爲仁矣。而其兄弟相讓以至乎餓死者斯其得仁也。記曰一家讓一國興讓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縱叔齊受父命有兄而不讓則是不弟。縱伯夷爲兄有父命而不讓則是不孝。夷齊一相讓而民稱其德民稱其德而能達孝弟於天

下可謂仁莫大焉。且謂其有中子。而國人立之。則亦無墜宗社之憂。而終達其志矣。餓死亦何怨焉。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此謂若二子乎。子貢以此設問。而孔子之於衛。輒覘與不與。如何者。固以其兄弟相讓。而況父子相爭也已。而孔子之意。謂縱至餓死。有其如夷齊。乃不敢怨焉。則天下果莫用孔子者。然不與如衛。輒者也。必矣。子貢悟之。故曰。夫子不為也。後儒未發此義。各作規磨之說。皆是不篤於道也。

晏子第十六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又曰。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踰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此史記之說。原出於墨翟虛誕。而司馬遷不深考其

事實猥屬之孔子世家者何爲其鹵莽也晏子寧頑
器也哉如何陳若妄言晏子之於孔子固非以相逆
者也彼皆墨子之虛誕也矣今明舉二三事以雪其
冤焉齊景公來適魯舍于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
至景公問政焉孔子答曰政在節財公悅此豈用爲
家臣以通乎景公哉又孔子見景公公悅焉請置粟
丘之邑以爲養孔子辭而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
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
其不知丘亦甚矣此寧謂由晏子之沮以辭其田焉

哉又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乎對曰孔
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
兄之悌弟也其人尚爲孔子門人門人且以爲貴則
其師亦不賤矣又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
政以霸王諸侯晏子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
不肯聽也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羔愿
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
不厚則顏回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不善政之所
失于下實墜下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

曰官未具也如此則晏子之於孔子固所以稱譽也何爲其毀沮之有焉又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爲至矣敢問二大夫所自爲夫子之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爲惠主於學爲博物晏子於君爲忠臣於行爲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又晏子使魯已有事于魯君退見仲尼仲尼與之論禮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曰不計之義維晏子爲能行之又曰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之

於晏子亦固所以稱譽也晏子苟毀儒之人也則如何如此相稱譽焉但晏子太儉一狐裘三十年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孔子論其失於儉者乃適有之斯不唯晏子而已凡於當時賢者指示其所短焉以爲學者鑒誡斯所謂相觀而善之謂摩也又晏子父桓子卒晏子麤衰斬苴經帶杖菅履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鄉爲大夫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孫辭以避咎義也夫如此則晏子非不欲崇喪

遂哀也。此皆左傳論語家語孔叢子及晏子之書所記載焉。明著者也。晏子與孔子所以相善焉。其人之行迹未有以異於道也。但至晏子春秋外篇乃有頗可疑者。斯如劉向序文云。必是後世辯士之所爲。而亦爲墨子所眩者也。而司馬遷取於墨子。虛誕猥屬之孔子世家者。何爲其鹵莽也。且至乎墨子之妄矣。乃孔鮒詰之者。可謂明白也。其篇應以見焉。而朱熹氏取於史記。以爲論語序說。而言晏嬰不可公惑之。斯不唯瀆於孔子。非亦冤於晏子乎。朱氏之徒動則

以史記爲徵。而疑左傳家語之屬。史記何等之書。而以爲徵乎。左傳家語何等之書。而以爲疑乎。夫史記者。其記秦漢之事。乃事實固當詳也。其自戰國以上。至乎五帝。乃據六經論語家語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及管晏等之書。又撫孟荀及楊墨申韓諸子之書。以錯綜纂述焉。則甚多疏略。亦頗有傳會。且其論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斯乃司馬遷之學。不篤信儒術也。而朱氏之徒。動則以史記爲徵。而疑左傳家語之屬。譬之猶嫌田野嘉穀。而嗜困窮腐米。豈不過甚矣。

哉。至乎如伊藤氏亦謂晏嬰之賢而不知孔子荀子之學而不知子思孟子斯其宿酒之未醒也。故雖於夷齊之事既已謂之也。今因晏子之事而復示學者以史記之宜有用舍也已。我黨之學者苟欲知聖賢之大經乃遡洄於孟荀以上而不遡游於孟荀以下則庶幾乎無差跌矣哉。

管仲第十七

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說者或曰。言其器量小也。此不然也。凡器之爲言。君子不器。汝器也。曰。何器也。之

類皆喻所用之器物也。今之語意非指管仲以爲器物之謂也。謂其所用之器物也。或曰。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或曰。謂管仲所執之具甚小。不濟用也。又曰。管仲之相齊。專尚霸術。功利是務。不能致主於王道。此等之說皆非也。各似不讀管子之書者矣。且子路子貢疑管仲以謂非仁者。與則孔子彈之。謂其九合一匡之功。以稱揚之。寧可謂褊淺卑狹不濟用乎。如此等之說。皆爲孔子所呵者也。且其謂

不能致主於王道者其意將欲使管仲唯行王道於齊國乎將欲使管仲以齊侯王天下乎若將欲使之唯行王道於齊國也則亦唯爲霸者而已未可以爲王者也若將欲使之以齊侯王天下也斯司馬遷劉向之徒雖與所共論焉以余察之舉以有失於義矣司馬遷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劉向曰湯文用伊呂成王用周邵而刑措不用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

之器蓋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近世又有爲說者曰孔子無尺土之有亦異於湯與文武焉使孔子見用於世邪唯有管仲之事已然其時距文武五百年正天命當革之秋也使孔子居管仲之位則何止是哉故孔子與其仁而小其器蓋惜之也此全依附乎劉向而復倣乎孟子五百年必王者起之辯者也然以余察之劉向司馬遷之徒雖與所共論焉舉以有失於義矣何者若使孔子處管仲之地乃將使齊侯王天下以革天命焉乎如然則齊侯如周王何

哉。天亦如周王何哉。伊尹呂望之所以助湯武者。乃當桀紂之時。以兆民墜塗炭。故皆使其聖主以王。而能濟天下也。然是亦非敢以湯武之德。亦非敢以伊呂之力也。以天補民懷也。而當春秋之時。雖周道衰微也。然幽厲既沒。而東遷之後。天子未有天踈民背之惡也。齊侯未有天補民懷之善也。苟非由天命與民心。而由何乎滅周王。而王齊侯焉。斯余之所以爲失於義矣。而且聖人之意外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我其爲東周乎。以此觀之。若使孔子處管仲之地。則

使其主匡翼東周之王。而能中興文武之道焉乎。杜元凱論春秋制作之意曰。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此實聖人之本意也。爾然則所以爲器小者何也。所謂器者。謂其所用之道術也。傳曰。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記曰。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是也。而孔子之所以爲器用。則德禮政刑而已。故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因此見之。先德

禮而後政刑使民有恥且格乃可謂其器大者矣先
政刑而後德禮使民免而無恥乃可謂其器小者也
傳曰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而管仲之所以
相桓公在於專用政刑而不在於必用德禮其所以
制焉雖乃首牧民而以禮義廉恥爲四維然未能使
其君有禮義廉恥亦未能自行禮義廉恥則四維不
爲四維故雖有九合一匡之功然是不出於其德義
而皆出於其才諂則猶不能沒桓公之身至乎死而
不葬焉斯聖人之所以爲器小也雖然猶或謂之孔

子不言器小之所以小焉則未可爲定說也曰孔子
非不言焉或問之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
不攝焉得儉又問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
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
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又曰管仲鏤簋而朱紘
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此僭上
而不儉則其人不尚德禮也應知也矣斯其言器小
之所以小也然則又何稱管仲以爲仁者也曰未有
直稱其人以爲仁者也仁者必以恭儉爲德奢而不

知禮何以稱仁者乎。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所謂如其仁者，言使桓公能成此功，乃如管仲之仁也。此論其功，則雖以曰如仁，然謂其為人，則未可以為仁者也。而說者以如其仁作誰如管仲之仁乎之解，皆強文義也。上無誰何字，下無乎哉字，文勢亦不可得如此讀焉。子貢又疑其非仁者，則亦稱其盛功以答之。子路又數管仲行事以疑其非仁者，則亦論其立功名曰：未可非也。皆是稱其成功而不稱其為人也。雖不稱其為人也，然至乎其成功，則春秋二百四十年未嘗有若管仲者也。但君子自無其功而不可毀，有其功者故抑子路子貢非論之而稱揚其功也已。孔子嘗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因此謂之則若管仲者，斯利仁之智者而與仁同功者與。雖與仁同功而未可曰之仁者也。惟自聖人見之，則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苟無其德，可稱焉。則

也。皆是稱其成功而不稱其為人也。雖不稱其為人也，然至乎其成功，則春秋二百四十年未嘗有若管仲者也。但君子自無其功而不可毀，有其功者故抑子路子貢非論之而稱揚其功也已。孔子嘗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因此謂之則若管仲者，斯利仁之智者而與仁同功者與。雖與仁同功而未可曰之仁者也。惟自聖人見之，則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苟無其德，可稱焉。則

雖其功力可見焉。然民免而無恥耳。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雖有管仲之才，苟無齊國之力，又安得成霸功乎？故有才力以制政刑，然不有德禮以固國家，則其器之所以為小也。

湯武第十八

齊宣王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此孟子之對簡而不盡言，則未能使人無疑。

焉。苟賊仁義者，謂之殘賊，而皆誅之，何止桀紂而已哉。桀紂之外，賊仁義之天子，歷代雖亦有之也。諸侯皆未得敢誅之也。其未得敢誅之者，天子雖殘賊也，諸侯雖仁義也。天子與諸侯，以乃有君臣之名也。是以後世學者，猶或惑於湯武之事，而又泥於司馬遷之附會。以湯武為非聖人者有焉。嗚呼，亦太甚矣哉。司馬遷作伯夷傳云：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此全好事之作說而

不一契合乎經傳以此爲伯夷傳亦司馬遷之妄也
矣其辯既具於前篇然則彼惑於湯武之事者乃如
之何曰湯武之放伐何所惑之有焉蓋尊卑貴賤廢
興存亡無其常者固中夏開闢以來所同然也何獨
惑於湯武焉易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
帝堯舜氏作以家語及太載禮見之黃帝與炎帝戰
于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克之次顓頊次帝嚳次堯舜
也又以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五帝爲轉相承焉
又司馬遷作五帝本紀云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

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
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以與炎帝戰於
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而諸侯尊軒轅爲天子
代神農氏是爲黃帝黃帝生二子其一曰玄囂其二
曰昌意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顓頊生子曰
窮蟬顓頊崩而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爲帝嚳帝嚳生
二子一曰摯一曰放勳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
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爲帝堯又司馬貞補三皇本紀
以庖犧女媧神農爲三皇其他謂三皇五帝者異說

太多矣。然史記之屬不知皆本據何謂之。但及乎孔子定百篇之書。而三墳五典泯逸。則堯舜以前帝王之統紀。無由得其明徵焉。斯其統紀雖乃無明徵焉。然以繫辭以降觀之中。夏開闢以來。至乎唐虞其王天下者。未必以世系。或以德傳焉。或以戰取焉。廢興存亡。無其常者。固所以同然也。帝王世紀曰。堯爲唐侯。在位九年。唐侯德盛。諸侯歸之。唐侯自知有天命。乃受帝禪。雖此亦不足徵焉。然以大禹謨。照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

海爲天下君。此言因其德以爲天所眷命而爲天下君。則堯亦固非世嗣應知也矣。又舜禹之爲君也。皆雖以德受帝禪。然廢元子之丹朱。商均以臣代君者。亦唯非以天命與民心乎。然則何獨惑於湯武焉。商書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此帝王之統。皆以天命與民心。而未必以世系也。而天命民心與是無常。則廢興存亡亦皆無常也。廢興存亡無常。則爲君亦無常。爲臣亦無常也。能得爲君之道。

則是天輔之是民懷之若喪為君之道則是天踈之
是民背之及乎天輔民懷焉則雖不為君者而天下
君之及乎天踈民背焉則雖為君者而天下不君之
天下不君之則安有君名焉天下君之則安無君名
焉商書曰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
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蘓周書曰華夏
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
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此華夏夷狄歸之而天下
君之則湯武安無君名焉華夏夷狄去之而天下不

君之則桀紂安有君名焉桀紂既無君名矣湯武既
有君名矣以有君名而討無君名無君名者則亡有
君名者則興廢興存亡固無常矣何獨惑於湯武焉
泰誓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
惟作威乃汝世讎孔子曰夫通達之屬皆人也以道
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無君名者可
以見矣荀卿曰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
其論亦是也商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此
非慙於以諸侯放天子也慙於其不以德而以伐也

然是於其德非亦可慙焉。故仲虺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因此見之，武王之於紂亦一揆也已。又且上有如堯者，而下有如舜者，則天下順其上而與屬其下，保合以傳天命。乾下乾上是也。上有如桀紂者，而下有如湯武者，則天下逆其上而特歸其下，割絕以革天命。離下兌上是也。若使舜為諸侯，而使桀紂處堯位，則固為舜所放伐。三苗昏迷反道，敗德舜命討之，其武事從而應知矣。若

使湯武為側微，而使堯在桀紂位，則亦徵用湯武，湯武之德義，天輔民歸焉。其升聞從而應知矣。況中夏開闢以來，廢興存亡，皆無常矣。唯以天命與民心，而未必以世系乎。如我東方開闢以來，世系以御天下，復未嘗有天踈民背之上也。未嘗有天踈民背之上，則或有天親民懷之下在焉。然未嘗得革天命也。而我東方學者，或以我因循之情，論彼變革之迹，者譬之猶以方木掩圓口也。

王霸第十九

聖道合言
王與霸何也。曰：王之爲言往也。爲天下所歸往之稱也。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是也。霸之爲言把也。把持王者之政教之名也。傳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是也。王霸之別，亦可以見焉。而王霸之所以別焉，在時而不在道。時有道也，則天子能爲天下之王。時無道也，則諸侯或爲列國之霸。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此自諸侯出則名之以爲霸者，自天子出則稱之以

爲王者。雖王者也，雖霸者也，所出則禮樂征伐而已。及乎禹之道衰也，乃昆吾霸于夏。及乎湯之道衰也，乃大彭豷韋霸于商。及乎文武之道衰也，乃齊桓晉文霸于周五伯之霸也。皆勤而撫循諸侯，以役事王命。惟以四王之道衰而時勢不得不然也。厲王流於彘，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而周室始微弱。於此時乎，齊桓晉文相繼帥諸侯以尊周室而攘夷狄。一匡天下，是以中國之人不爲被髮左衽矣。若當時無桓文之霸，則周室殆將滅絕矣。而又宋襄秦穆楚莊。

聖道合言
代起霸于中國。從晉文定襄王而終乎春秋。八王百
五十年猶能存周室也。而後復無能為霸者。則周室
蔑焉。而天下為戰國。至於顯王之時。諸侯皆僭稱王。
其及乎復無能為霸者也。迺游說之徒興焉。唱仁義
道德。以欲使當時諸侯成湯武之業者。則號之以為
王道。務法術功利。以欲使當時諸侯為五伯之事者。
則號之以為霸道。然道豈有王霸之別乎。傳曰。親有
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管子曰。明王
之務在於強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論賢人用

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斂。無苟於民。待以忠愛。而民
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記曰。義與信和。與仁霸王
之器也。此所謂霸王者。皆謂霸與王也。然則霸與王
其所以為道則同也矣。而秦漢以後。或至乎謂霸者
以為霸王。若曰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斯古之所無
也。經傳凡稱霸王者。皆謂霸與王也。惟王霸之所以
別者在時而不在道也。而從孟軻荀卿之說立焉。學
者囂然設王霸之辯。將以尊王卑霸。然是不慮時勢
也。當戰國時。天下瓜分而縱橫之說起焉。無一王可

以歸焉。則孟軻荀卿之徒。欲使齊秦君成湯武之業。以定天下焉。於是乎。專唱道德仁義。而排法術功利。職立王霸之說。以抗衡於當時。然湯武之業。寧一朝一夕之故也哉。縱使齊秦君。俄行仁義道德。夫焉能如桀紂之天下。歸於湯武。惟時勢之所不能也。孔子相魯。政化大行。齊人患其將霸。以女樂遺魯君。終敗其政。此君非其君也。則聖人猶不能為焉。而況孟荀之徒乎。而推其排法術功利。以至乎。卑五伯。五伯豈申商孫吳之類也哉。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

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荀子曰。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甚矣孟荀之誣焉乎。子路子貢疑管仲。則孔子殷稱其九合一匡之功。又齊景公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答曰。其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而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偷。首拔五殺爵之大夫。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其霸少矣。其稱之也如是矣。何為其謂不稱五伯乎。五伯寧可卑焉乎。文武之道衰。而王室

不震也。則諸侯有爲霸者焉。乃時勢之所以然也。以此謂之玉霸。之所以別焉。在時而不在道也。天下有道。則制令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制令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則霸自天子出。則王。斯時勢之所以然也。何爲尊王而卑霸。但以聖人見之。則如管仲之器。專用政刑。而不用德禮。斯其所以爲小也已。雖然。專用政刑者。非謂之霸。專用德禮者。非謂之王。王者則雖專用政刑。亦是王也。霸者則雖專用德禮。亦唯霸也。政刑德禮。皆先王之道也。豈唯以德禮爲王道。而以政

刑爲霸道乎。孔子之相魯。固先德禮。而後政刑。而魯將霸。亦可以見焉。道本無王霸之別也。而後世學者。謂道德仁義。以爲王道。謂法術功利。以爲霸道。而將必尊王。而卑霸者。皆出于戰國議論。而聖人之所未嘗言也。近世荻生氏者。亦論王霸之辨。謂其所以異者。時與位耳。其論又有可取者也。

武備第二十

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後世儒家者流。乃不思。文事中。必有武備焉。兵家者流。

乃不慮武事中必有文備焉。各以爲文則文武則武而未必爲相備焉。迺是不察其本之由也。蓋天地之道乾健坤順。陰陽剛柔。固文武自備焉。傳曰：天事武地事文。又且春夏和育之氣是其文也。秋冬肅殺之氣是其武也。而春夏和育之氣不備焉。則秋冬肅殺之氣迷錯焉。秋冬肅殺之氣不備焉。則春夏和育之氣愆伏焉。是故月令：春夏則陳文教。秋冬則布武政。若失其時。令則殃災時至焉。斯天地之道文武自相備也。是以古昔帝王之道必則天地之健順而威德

相兼。賞罰相設。寬猛相濟也。所謂威卽武德。卽文賞卽文罰。卽武寬卽文猛。卽武虞書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此武以定禍亂。文以敷治安。堯德如是矣。又三苗弗率。舜命禹討之。斯舜禹之武也。啓與有扈戰。亂侯征。羲和斯。夏啓仲康之武也。湯放桀。武王誅紂。其武不竝言焉。高宗伐鬼方。文王征昆夷。玁狁伐黎。與密之屬。周公征三監淮夷。成王自征奄。今魯侯伐徐夷。此皆帝王之道舉。所以爲大訓也。而王者之德。以周爲盛也。周之所以爲盛。乃以文王之

文與武王之武也。書曰：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
 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然則周之所以能
 保八百年之祚者，斯以文王之文，謨與武王之武，烈
 也。而文王雖之稱文，非亦曰未武也。武王雖之稱武，
 非亦曰未文也。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
 此文王之武也。又曰：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
 成王之孚，此武王之文也。且二王之所以文武相備
 焉者，於經傳粲然，則不須具論也。但文王以文成武，
 王以武成，則以其功德所成而謚之也。已矣！今夫兵家

之所以為祖者，非太公乎？而太公是何人也？周之大
 師而二王之德，非亦依賴之乎？是以周之為王，雖郁
 郁乎文盛也，然而世亦不遺武備焉。立政曰：其克詰
 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海表罔有不服。以
 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太烈。康王之誥曰：張皇
 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此成康以下世亦不遺武備
 也。又洪範八政，八曰師。此天下大法固有簡練師也。
 在于周易地中有水師，此出師之要也。他卦又多示
 用師之利不利，又雖昇平之世也，未嘗缺司馬軍政

是故子貢問政。孔子曰：足食足兵，使民信之，而後世儒家者流，乃不思文事。中必有武備焉，或不解顏子之志，以為當必鑄劍戟為農器者，乃皆不知其備也。故當其論聖人用兵之道，則幾致溝壑而已。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左氏傳記此事曰：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程氏駁此傳曰：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

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太甚矣哉！其泥於義也。其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寧當哀公之時，魯之所以可能焉哉！當時五伯既沒矣，王室滋衰，而諸侯無霸焉。雖上告天子，天子得制命乎？欲下告方伯，誰是為方伯乎？欲率與國，孰國與魯？唯以魯之衆，加齊之半，而可伐之，誠將當然之策也。如程氏者，徒泥於義而不慮時勢也。又且軍旅之事，雖聖人也，先度其力者，固其道也。秦誓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此武

王之討紂也。先度其力而德而義也。若以程氏見之，則謂武王之舉亦以力不以義乎？孔子雖既致仕，然猶三日齋而請伐之者，其於重義乎？默而應知矣。其雖固重義也，然未謀事之成不而可遽舉兵乎？胡氏亦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宋儒傲狠如何？至乎茲焉如此，乃可謂暴虎馮河也。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蓋用兵之術，雖德義則足矣，然臨乎其舉事不計力之多寡，不察人之信偽，輕而

無備，乃所以取敗也。武王之討紂也，順天應人而雖為天下除害之義也，猶且卜諸侯之心，度力之強弱，巡師而誓者再三，然猶恐其不克焉。故泰誓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以此謂之孔子伐齊之舉，先度齊魯之力者，固用兵之術也。而其所以為度力，乃非唯在人數之衆寡，而在人心之離合也。人心離乖則雖衆也，力弱；人心合同則雖寡也，力強。故泰誓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又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

聖道合言 下 四十三 璋 城 室
不_レ如_レ仁人。然則先_レ度其力。而後比其德義。斯用兵之本統也。而深_レ帷幕之謀。察_レ變動之機。次之。若夫城壘之固。卒伍之列。兵革之備。斯其末務也。故用兵之極。天道地利人事之三。而以人和爲本者。古昔戰法之要也。因是謂之。雖後世也。或當論武事。則可必先度人力之和與德義也。而其和與德義。是不即文備乎。而後世兵家者流。乃不慮武事中。必有文備焉。儒家者流。乃不思文事中。必有武備焉。苟無武備。則文事不達。無文備。則武事不成。文武必相備焉。猶手足左

右相濟也。但處平常。則主文而備武。若臨危亂。則主武而備文也。夫士君子之志。適有天命在焉。而將爲世所用。則亦爲卿相者也。而古天子六軍六卿帥之。諸侯三軍三卿帥之。然則爲士君子者。平常則宜爲卿相。以主文事。危亂則宜爲將帥。以主武事也。季孫氏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該。文武竝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凡聖人之道。必則於天地。乃自堯舜

至孔子威德相兼。賞罰相設。寬猛相濟。所以文武必相備焉者。舉如是矣。余雖未審兵家之事。然及乎且夕於聖人之道。則亦知其文武必相備焉。故聊辨其武備而已。若夫金鼓之進退。旗旌之正奇。行陣之疎密。攻伐之緩急。亦尋春秋以來戰討之迹。以鑒察其利敗。則應略知也矣。

聖道合言下編終

大峯先生著

天明八年戊申上木

江都日本橋書肆

小林新兵衛發行

